

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叢書之七

莊子新義

太倉朱文熊著

莊子新義序

易傳曰。其旨遠。其辭文。其言曲而中。其事肆而隱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。至哉。天地間無上之理。其惟易乎。孔子見老聃曰。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游。獸吾知其能走。至於龍。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耶。至哉。天地間不可測之物。其惟龍乎。莊子之爲人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惟龍足以喻之。莊子之爲文。闕大倣詭。變化無方。而卒不離其宗。庶幾其亞於易乎。余年二十二。始治莊子。僅得郭象注及歸震川姚姬傳兩先生評本。讀之。芒乎邈乎。未有得也。中年以後。又得林氏莊子因、陸氏莊子雪、及王益吾先生莊子集解、吳摯甫先生莊子評本。讀之。乃徐有進。久之而漸悟。孰者爲道家言。孰者爲釋家言。孰者爲科學家言。吾之讀莊子如是。天下人之讀莊子亦如是。所謂仁者見仁。智者見智。殆不外乎此矣。同里朱君叔子。年差少於余。而治莊子則在余前。每憶少年時相遇。酒酣耳熱。相與背誦莊子。互爭勝負。均背誦如流。往往盡篇不差一字。余深愧弗如也。歲己酉。余延君主任太倉中學。維時君已用莊子教授生徒。越三年。又延君爲上海南洋公學教師。越十

一年。又延君爲無錫國學專門學院教師。蓋君以莊子書教弟子。凡二十年於茲矣。今歲春。君始出所著莊子新義。都凡三卷。問序於余。余讀之。景仰其言。猶河漢而無極也。方今歐風東漸。新說朋興。以哲學而論。有所謂形而上之學。有所謂惟心派。唯物派。兩元派。夷攷莊子之書。蓋早已兼括其義。盱衡當世。士君子崇尚新奇。眈心空寂。往往絕聖棄智。壹意孤行。或將訪漢陰之丈人。姑射之處子。以一吐其抑鬱。無聊不平之懷。於是漆園之書。幾於人握靈珠。家抱荆璞。君獨懼其宗旨多歧。而世道人心之日趨於詭異也。乃專以儒家之說。匯之曰。有爲而無爲。無爲而有爲。夫莊子固嘗自道其所得曰。明於本數。係於末度。六通四闢。小大精粗。其運無乎不在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。鄒魯之士。搢紳先生。多能明之。後世之學者。不幸不見天地之純。古人之大體。道術將爲天下裂。然則莊之尊孔。固已至矣。唐韓子謂子夏之學。其後有田子方。子方之後。流而爲莊周。吾嘗推廣其義。以爲源遠則流益長。是故善讀莊者。謂之道家釋家可也。謂之科學家可也。謂之哲學心學可也。謂之宋陸氏明王氏之學。無不可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智者見之謂之智也。然而爲人心世道計。則當以儒家爲要歸。君之此書。蓋能獨得其精微矣。君叔父雨鋤先生與先大夫同游於庠。世誼親摯。余與君交四

十餘年。回憶曩者縱譚劇飲。背誦莊書之時。不免今昔之感。指窮於爲薪。火傳也。不知其盡也。質諸鬼神而無疑。俟諸百世而不惑。文章精神之流傳。氣運幹維之根本。余與君固當共勉之者。夫何感慨之足云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世愚弟唐文治謹序

莊子新義自序

文熊幼時喜讀莊子。朝而習。夕而復。必得口誦心通而後已。然其所得乎莊子者。祇十之二三而已。惟竊自思念。莊子之學。必非僅玄同二字。彼其襲老之迹。映孔之真。有非郭子玄輩所能得其意理者歟。積之十餘年而未敢發也。及讀韓退之書。謂子夏之徒。流而爲莊周。而心爲之一喜。繼讀姚姬傳氏莊子章義序。謂莊子議論本之聖門游夏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。既隱之事。以君子爲必達於禮樂之原。而心又爲之一喜。最後讀陸見弔氏莊子雪。謂周蓮溪由太極順說到人。莊子則由人收歸到太極。而心更爲之大喜。曰。古人蓋有先我而言之者矣。於是重取莊子讀之。凡所口誦而心通者。蓋十之五六矣。惟韓子於莊子無註解。姚氏雖有註解。多及於章句。而尠發揮其本旨。陸氏發揮盡矣。惟於其言在此而意在於彼者。動曰此斥惠施輩。此斥公孫龍輩。而於文熊所謂襲老之迹。映孔之真者。仍多有未經道及之處。竊嘗本此意。以與同學相研求。蓋二十年於茲矣。於南洋公學。則嘗於課餘與同學講習之矣。於今國學專門學院。則更列入正課。與同學互相討論之矣。積之既久。又復參之諸家。

凡所得乎莊子者。庶幾十之七八。而亦未敢有所論述也。今春三月。輟課多暇。於是思詳爲註解。加之評論。以與夫同好是書者研求焉。歷三月之久。始克畢事。乃作而歎曰。莊子之學。其儒家之雄歟。自太史公祇謂其善屬書離辭。洸洋自恣以適己。班氏又列之道家。而莊子之真意晦矣。其後經晉人之假託。而諸家註解。又多雜以修真之旨。目爲談玄之書。而莊子之真意益晦矣。竊謂莊子之學。是象山氏之先河也。是陽明氏之濫觴也。自宋五子之未興。知道之體者。莫如莊子。知道體之真。而以高言厲俗者。又莫如莊子。何也。象山之學。孟子先立乎其大之旨也。莊子於開宗明義曰逍遙遊。一孟子不動心之旨。其言宅心之大。於象山之學何如。陽明之學。良知之學也。其言之最精者曰。吾心自有天則。莊子次之以齊物論。曰。因曰止所不知。曰適得而幾。曰天籟。曰天鈞。曰天倪。於陽明之學何如。又大宗師一篇。明明。是孔孟傳授心法。其言天人之處。卽中庸之誠明。而自副墨之子至參寥聞之疑始一段。不幾將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至聲色爲化民之末務。一一開戶牖以示人乎。此又象山陽明之所略而不講者也。本此以讀諸篇。六通四關。無非斯旨。豈非聖門最高之學說乎。或曰。莊子不嘗右老子而斥孔子乎。子何推重之過也。曰。此正余所欲言也。蓋莊子一書。全取反

影其引老子之言以映孔子處。正如以許由齧缺王倪披衣映堯。以廣成容成映黃帝。以老龍吉映神農。以混芒之世映唐虞之至治。蓋許由齧缺王倪披衣正堯之心。廣成容成正黃帝之心。老龍吉正神農之心。混芒正唐虞無爲之治之心。夫非真無爲者。不足以形有爲而無爲。無爲而有爲之心也。老子之學。以之守神。以之長生。是真無爲也。孔子之學。以之參贊化育。與天地同壽。與日月並明。則亦有爲而無爲。無爲而有爲者也。非借以相形。安見所謂絕迹易。無行地難之旨乎。且所謂斥孔子者何在哉。除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。非莊作外。齊物論曰。丘也何足以知之。此長梧子之言。而下卽繼之曰。吾爲汝妄言之。汝亦妄聽之。又曰。汝亦太早計。見卵而求司夜。見彈而求鶡。見得孔子之不知。乃正止所不知。而長梧子之言。乃等之罔言之列。等之無程度之言。此可謂之斥孔子乎。大宗師篇引孔子曰。丘。天之勗民也。德充符篇曰。天刑之。安可解。此正所謂修道之爲教也。又孔子告子貢曰。丘遊方之內者也。又曰。吾與汝共之。見得遊於方外者。自處於逸。而無益於人。已雖遊於方內。而仍與子貢共遊於方外。則愈勞而愈逸其心也。堯之有爲而無爲。曷嘗異於藐姑射山之神人哉。蓋假修混沌氏之學者。乃絕迹也。真混沌之學。能入世乃能出世。所謂無行地難也。所謂無

入而不自得也。是老子固未斥孔子。莊子又未斥孔子。孔子又何嘗自囿於方內哉。他篇所載如此類者。指不勝屈。是知孔子者。又莫莊子若矣。且莊子亦恐人之疑及此也。故於寓言篇深著其向往孔子之誠曰。己乎己乎。吾且不得及彼乎。其於自作後序之天下篇。乃歷舉墨翟、禽滑釐、宋鈃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駢、慎到而終於惠子之學。於關尹老聃則譽其出諸人之上而已。若更出於老聃之上。獨於孔子則未之一及。蓋已列之於首所稱述天人神人至人聖人之內。且若謂天神至聖人。惟孔子足以當之。此具何等卓識。待善讀者尋文而自得之。至其行文洸洋自恣。喜藏己之真意。以待人自悟。以遷固之深識。尙未一窺其真際。而後人乃挾晉人之目光。自謂善讀是書。適爲莊子所瞞過爾。嗚呼。此真所謂知其解者。是旦暮遇之也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太倉朱文熊叔子自序於無錫國學專門學院

讀莊餘論

二十八則

一 莊子是哲學派中之高議論。林西仲謂其學問與老子同而異。與孔子異而同。請易之曰。莊子多借老子之言。真無爲。以形孔子之無爲而無不爲者。

一 莊子學問。都成一圓圈形。若泥迹求之。則圓而幾向方矣。其於文也亦然。泥迹求之。便失莊子真意。

一 莊子全書。以內篇七篇爲主要。外篇雜篇。旨各分屬。而總不離宗。讀者慎毋愛其文辭。而忘其線索焉。斯爲得之。

一 莊子之意。多取反影。老龍吉爲神農之心。廣成容成爲黃帝之心。許由鬻缺王倪披衣爲帝堯之心。標枝野鹿無爲之世。爲至治之主。無爲而有爲之心。知此則老子之無爲。乃孔子之無爲而無不爲。無不爲而仍一無所爲之心也。此反影也。篇中當作如是觀者十之五六。

一 莊子全書。似輕生死。故讀莊子者。每以輕世肆志爲戒。此說謬也。莊子不云乎。善吾生

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曰。善天善老。善始善終。曰。萬物之所係。而一化之所待。正見其內行岌岌。若天地不可以瞬息之意。此僅以達觀視莊子者之大過也。

一 莊子有不言之言。寓言重言。多有言在此而意在於彼。託言於彼而著意於此者。卽卮言之內。凡其恬淡寂寞無爲之處。皆其紛紜勞擾。因任自然。無爲而有爲之處也。知此然後可以讀莊子。

一 莊子有淺易處。有艱深處。於淺易中不可不求其艱深之理。於艱深中不可不求其淺易之理。斯淺易非淺易。艱深非艱深。而自無易解難解之異矣。

一 莊子有似輕節義處。以殉名之伯夷等之殉利之盜跖。然曰殉名。則世俗之所謂伯夷。非伯夷之伯夷也。凡言曾史處同此。凡言絕聖棄知處同此。伯夷既非殉名。則節義自非可輕。無所逃於天地者。固已於人間世篇而發之矣。

一 莊子有詆仁義禮樂處者。夫仁義禮樂。各抱中和。各有太極。無可詆也。惟招仁義禮樂者。乃其殉名而失實者也。詆其失實。乃所以冀其全真也。

一 莊子於道體微妙處。有半身描寫法。有一眼覷破法。行文之微妙處。亦多有半身描寫

一眼觀破法。讀莊子者不可不先知有半身描寫一眼觀破之法。

一 莊子於道體懸寓處。有運實於虛法。有刊華存真法。行文亦多有運實於虛刊華存真法。讀莊子者更不可不先知有運實於虛刊華存真法。

一 莊子於道體融貫處。如山川之出雲。如雷澤之通氣。有統宗會元法。有接筭過脈法。行文之融貫處。亦多有統宗會元接筭過脈法。讀莊子者更不可不先知有統宗會元接筭過脈之法。

一 莊子於道之凝聚分散。有冰解凍釋法。有波流漩伏法。行文亦多有冰解凍釋波流漩伏法。讀莊子者更不可不知有冰解凍釋波流漩伏之法。

一 莊子於道。每有有法無法。而仍不廢法法。行文亦每有有法無法仍不廢法法。讀莊子者更不可不知有有法無法仍不廢法法。

一 莊子有世界之觀。曰計四海之在天地也。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。曰中國之在海內。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。以齊魏之戰。爲不殊於蠻觸之爭於蝸角也。此具世界之觀也。讀者不可不先知之。

一 莊子多科學之識。曰。水中有火。乃焚大槐。曰。白鵝之相視。眸子不運而化。曰。鳥鵲孺魚附沫。細腰者化。曰。黃軼生於九猷。曰。蒼莠生於腐蠹。凡此之類。不可殫述。此科學之識也。讀者不可不先知之。

一 莊子有民治主義。黃帝具茨之野。七聖皆迷。而問之牧馬之童子。鴻蒙告雲將曰。遊者鞅掌。以觀无妄。季徹告蔣閭。勉曰。使之成教易俗。舉滅其賊心。而皆進其獨志。若性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此民治主義也。讀者不可不先知之。

一 莊子有大同之學說。舜之告堯曰。十日並出。萬物皆照。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。市南宜僚之告魯侯曰。南越有邑。名曰建德之國。其民愚而朴。私而寡欲。知作而不知藏。與而不求報。不知義之所適。不知禮之所將。猖狂妄行。乃蹈乎大方。此大同之學說也。讀者不可不先知之。

一 莊子當分段分句分字讀之。以見全書之變化奇幻。又當將全篇全書一氣讀之。使知無一段無一句無一字之不融會貫串。

一 莊子當以觀劇法讀之。以鵬運鯤化。河伯海若之相語。蠻觸之相爭。爲劇本。以黃帝堯

舜孔子爲檣柱。以王倪披衣廣成。容成老子狂正。輿爲正角。又以日月之常明爲燈。星辰之永燭爲鏡。雷霆之震爲板。風雨之時爲鼓。而藐姑射山之神人。隱約其間。鴻蒙雀躍。象罔冥求。泰清發光。無有無窮。閉幕有形。有色。有影。有聲。或無形無色。無影而有聲。或無形無色。無影而並無聲。神情則愈逼而愈真。意理則愈微而愈顯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
莊子當以讀畫法讀之。其奧衍處如叢林之罨藹。其奇特處如孤峯之聳峙。其連續處如層巒之迴環。其演泓處如遠水之空濛。幽秀如古澗。簡捷如野橋。而霏微線索。忽隱忽現。又如羊腸之鳥道。由橋涉澗。由澗穿林。由林陟巒。由巒尋峯。以臨乎空濛之遠水。有徑無徑。無路有路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
莊子當以臨池之法讀之。超逸如蘭亭。靈妙如黃庭。鬱勃如樂毅論。舒卷自如如洛神賦。矜貴如玉版十三行。而其頓挫淋漓。冥契神合。又如張伯英之素縑白紵。無不潑墨之殆遍。神來興來。意落筆落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
莊子當以作詩之法讀之。其意得也如觀曹將軍之畫馬。其神會也如觀公孫大娘之

舞劍器。其氣古也。如賦孔明廟前之老柏。其志適形恬也。如詠曲江麗人三月三日天氣之新。而其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。又如李太白之歌黃河之水天上來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 莊子當以宋玉之大言小言讀之。朝菌不知靈樁之壽。溟鵬不問斥鷃之志。而泰山秋毫。齊魏蠻觸。無大非小。無小非大。大亦非小。小亦非大。大小兩忘。形名俱化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 莊子當以聽琴之法讀之。知其志在高山也。則一路聽來。風聲、谷聲、松聲、樵斧聲、鳥獸叫噪聲。崑然嶧然。高也。而以下應之。而游魚躍浪焉。知其志在流水也。則一路聽來。波聲、石聲、激聲、咽聲、漁樵聲、魚龍雜遯聲。下也。而以高應之。而駟馬仰秣焉。收絃目送。山水空碧。賸有孤鴻。寥天遠戛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 莊子當以環遊之法讀之。於扶搖之枝。而遇鴻濛。於天池而乘鵬翼。於崑崙之丘。而覓玄珠。於藐姑射山。而遇神人。於具茨之野。而逢大隗。終於無境。返乎無始。相視莫逆。適然而笑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 莊子當以靜坐之法讀之。於南郭子綦師其喪偶。於顏淵師其坐忘。於溫伯雪子師其目擊道存。於壺子師其未始出吾宗。遊心於漠以觀无妄。而莊子之妙得矣。

一 莊子當以參禪之法讀之。非有非無。何彼何此。兩境俱忘。真理畢現。風動邪。旖動邪。風旖俱不動邪。事業邪。性分邪。有爲而無爲邪。無爲而有爲邪。一真理之自然而已。知此則讀莊子者可以得意而忘言矣。

凡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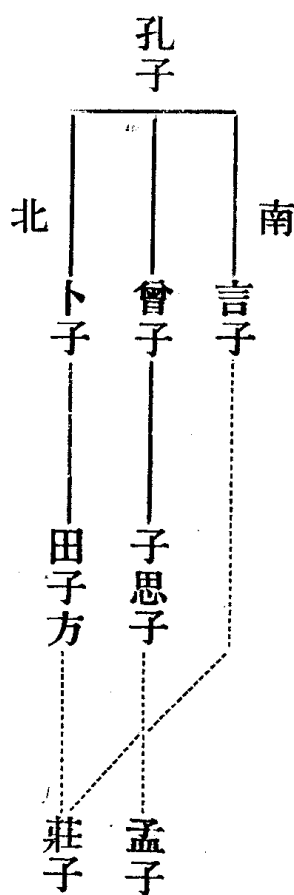
三則

一 每篇於標題之下。必先將莊子本意拈出。無取獨伸己見。亦不敢苟同他人。其於段落紛繁者。尤必先將大意貫穿。使讀者易於探索。

一 每句註解。或合數句數行註解。俱先文義。次及字義。每段之下。所加評語。則必用小圈以隔之。或僅加按字。以識區別。

一 每篇總論。苟自逞機鋒。固近於指東話西。然僅逐段啣接脫卸。撰一篇渾淪文字。所謂依樣葫蘆。亦何所取。惟先將其前後文義。熟讀數十遍。始得其理解之處。然後鉤元扼要。將前後貫穿。則連山出雲。俱由竅穴。衆竅之竅。尤必有一結穴。從此着想。於其所謂不言之言。且暮遇解者。庶幾得之。此在善讀者能鑒及之。非好爲立異也。

莊子與孟子學術同源及著書之大概考



史記稱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。而不言其年壽所及。若孟子則固有年壽可稽矣。其遊齊遊梁。亦有歲月可紀矣。莊子亦嘗至梁至齊矣。至梁之日。爲惠子相梁之時。惠子相梁甚久。莊子想亦未久於梁。孟子至梁。則僅年餘耳。時年已五十三歲。當周慎靚王之元年。梁惠王之三十五年。通鑑於周顯王之三十三年。書孟子至魏。按非實事。蓋孟子明年而惠王卒。襄王立。祇一至梁。是年孟子祇三十七歲。安得一見便稱曰。聖乎。魏策稱葬惠王時。天大雨雪。至於牛目。壞城郭。且爲棧道而葬。羣臣多諫。不聽。犀首告之惠公。惠公諾。駕而諫止。惠子稱公。則其爲作相之後可知。莊子至梁而惠子索之。又載其以弊衣穿履見魏惠王。則知其先孟子至梁矣。古今樂錄稱莊子隱於山岳。滑王遣使齎金百鎰。